

北新活页文选

高峰河

地新活葉文選

到青龍橋去。

冰心

如火如荼的國慶日，卻遠遠的避開北京城，到青龍橋去。

車慢慢的開動了！只是無際的蒼黃色的平野和接連不斷的天末的遠山——愈往北走，山愈深了。壁立的岩石，屏風般從車前飛過。不時有很淺的濃綠色的山泉，在岩下流着。山半柿樹的葉子，經了秋風，已經零落了；只剩有幾個青色半熟的柿子掛在上面。山上的枯草，迎着晨風，一片的和山偃。動，如同一領極大的毛氈一般。

『原也是很偉秀的，然而江南……』我無聊的倚着空冷的鐵爐站着。

她們都聚在窗口談笑，我眼光穿過她們的眉上，凝望着那邊角裏坐着的幾個軍人。

『軍人！』也許潛藏在我的天性中罷。我在人羣中常常不自覺的注意軍人。世人啊！饒恕我！我的閱歷太淺薄了，真是太淺薄了！我的閱歷這樣的告訴

我，我也只能這樣忠誠而勇敢地告訴世人，說：『我有生以來，未曾親見過像我在書報上所看的那種獸性的沈淪的罪惡的軍人！』

也許閱歷欺哄我，但弱小的我，卻不敢欺哄世人！

一個朋友和我說——那時我們正在院裏，遠遠地看我們軍人的同學盤槓子——『我每逢看見灰黃色的衣服的人，我就起一種憎嫌和恐怖의戰慄。』我看着她鄭重的說：『我從來不這樣想，我看見他們，永遠起一種莊肅的思想！』她笑道：『你未曾經過兵禍罷！』我說：『你呢？』她道：『我也沒有，不過我常常從書報上看見關於惡虐的兵士們的故事。……』

我深深的悲哀了！在我心中，數年來潛在的隱伏着不能言說的憐憫和抑屈！文學家啊！怎麼呈現在你們筆底的佩刀，荷槍的人，竟盡是這樣的瘋狂而殘忍？平民的血淚流出來了，軍人的血淚卻灑向何處？

筆尖下抹殺了所有的軍人，將混沌的一團黑暗暴虐的羣衆，銘刻在人們心裏。從此嚴肅的軍衣，成了赤血的標幟，忠誠的兵士，成了撒旦的隨從。可憐

的軍人，從此在人們心中，沒有光明之一日了！

雖然「閱歷」決然毅然的這般告訴我，（聲音很低）我也不敢不信一般文學家所寫的是真確

的。軍人的羣衆也和別的羣衆一般，有好人也更有壞人。然而造成人們對於全體的灰色，黃色衣服的人，那樣無緣故，無條件，概括的厭惡；文學家！無論如何，你們不得辭其咎！

也講一講人道罷！將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，從教育的田地上奪出來，關閉在黑暗惡虐的勢力範圍裏，叫他們不住的吸收冷酷，殘忍的習慣，消滅他們友愛憐憫的本能。有事的時候，驅他們到殘忍殺同類的死地上去；無事的時候，叫他們穿着破爛的軍衣，吃的是黑麵，喝的是冷水，三更半夜的起來守更，走隊，在悲笳聲中度生活。家裏的信寄來了：『我們要吃飯！』回信說：『沒有錢，他們欠餉七個月了！』可憐的中華民國的青年男子啊！山窮水盡的途上，那裏是你們的歧路？……

我的思潮，那時無限制的升起，無數的觀念奔湊。然而時間只不過一瞬。

車門開了，走進三個穿軍服的人。第一個，頭上是粉紅色的帽箍，穿着深黃色的呢外套，身材很高。後面兩個略矮一些，只穿着平常的黃色軍服，魚貫的從人叢中，經過我們面前，便一直走向那幾個兵丁坐的地方去。

他們略不注意的仍舊看着窗外，或相對談笑。我卻靜默的，眼光凝滯的隨着他們。

那邊一個兵丁站起來了，兩塊紅色的領章，圍住瘦長的頸子，顯得他的臉更黑了。臉上微微的有點麻子，中人身材，他站起來，只到那稽查的肩際。

粉紅色帽箍的那個稽查，這時正側面對着我們，我看得真切：圓圓的臉，短短的眉毛，肩膊很寬，細細的一條皮帶，束在腰上，兩手背握着，白絨的手套，已經微污了，臂上纏的一塊白布，也成了灰色的了，上面寫着：『察哈爾總站軍警稽查……』以下的字，背着我們，看不見了。

他沈聲，靜氣的問：『你是那裏的，要往那裏去？』那個兵丁筆直的站着，

聽問，便連忙解開外面軍衣的紐扣，從裏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和護照來，無言的遞上——也許曾說了幾句話，但聲音很低，我聽不見。稽查凝視着他，說：『好，但是我們公事公辦，就是大總統的片子，也當不了車票啊！而且這護照也只能坐慢車。弟兄！到站等着去罷，只差一點鐘工夫！』

軍人們！饒恕我那時無道德的揣想。我想那兵丁一定大怒了，我恐怕有個很大的爭鬧，不覺的退後了，更靠近窗戶，好像要躲開流血的事情似的。

稽查將片子放在自己的袋裏——那個兵丁低頭的站着，微麻的臉上，充滿了徬徨，無主，可憐。側面只看見他很長的睫毛，不住的上下瞬動。

火車仍舊風馳電掣的走着。他至終無言的坐下，呆呆的望着窗外。背後看去，只有那戴着軍帽，剪得很短頭髮的頭，和我們在同一的速率中，左右微微動搖。

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放下心來，卻立時起了一種極異樣的感覺。

到了站了！他無力的站起，提着包兒，往外就走。對面來了一個女人，他側

身恭敬的讓過，經過稽查面前，點點頭就下車去了。

稽查正和另一個兵丁問答。這個兵丁較老一點，很瘦的臉，眉目間處處顯出困倦無力。這時卻也很直的站着。聲音很顫動，說：『我是在……陳副官公館裏，他差我到……去。』一面也珍重的呈上一張片子。稽查的臉仍舊緊張着，除了眼光上下之外，不見有絲毫情感的表現，他仍舊凝重的說：『我知道現在軍事是很忙的，我不是不替弟兄們留一線之路，但是一張片子，公事上說不去。陳副官既是軍事機關上的人，他更不能不知道火車上的規矩——你也下去罷！』

老兵丁無言的也下車去了。

稽查轉過身來，那邊兩個很年輕的兵丁，連忙站起，先說：『我們到西苑去。』稽查看了護照，笑了笑說：『好，你們也坐慢車罷！看你們的服章，軍界裏可有你們這樣不整齊的？國家的體面，那裏去了？車上這許多外國人，你們也不怕他們笑話！』隨在稽查後面的兩個軍人，微笑的上前將他們帶着線頭，拖在肩上的兩塊領章扶起，那兩個少年兵丁，慚愧的低頭無語。

稽查開了門，帶着兩個助手，到前面車上去了。

車門很響的關了，我如夢方醒，週身起了一種細微的戰慄，——不是憎嫌，不是恐怖，定神迴想，呀！竟是最深的慚愧與讚美！

一共是七個人；這般凝重，這般溫柔，這樣的服從無抵抗！我不信這些情景，呈露在我的面前。

登上萬里長城了！亂山中的城頭上，黯淡飄忽的日光下，迎風獨立。四圍充滿了寂寞與荒涼。除了淺黃色一串的駱駝從深黃色的山脚下，徐徐走過之外，一切都是單調的。看她們頭上白色的絲巾，三三兩兩的在城上更遠更高處拂拂吹動。我自己留在城半，在我理想中易起感慨的，數千年前偉大建築物的長城，呆呆的站着，竟一毫感慨都沒有起！

只那幾個軍人嚴肅而溫柔的神情，和平而莊重的言語和他們所不自知的，在人們心中無明不白的厭惡，這些事都重重的壓在我弱小的靈魂上。——受着天

風，我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個我沒有！

（選自冰心小說全集）

（註）（一）青龍橋 地名，在直隸口北道延慶縣。其地兩山連峽，因通京綏鐵路，鑿深約十丈，闢爲站

地；過此站向西行里許，卽八達嶺，可登長城。

（二）偃 是俯，是臥。

（三）撒但 (Satan) 就是魔王。

（四）辭其咎 辭，謂推辭；咎，謂過失。

（五）筭 是一種軍中用樂器。

（六）粉紅色的帽箍 係吾國前數年憲兵裝服之顏色。憲兵，爲軍隊中警察，專管查察兵士行動之職務。

（七）魚貫 言相續而進，如魚之一貫。

（八）察哈爾 卽內蒙古之一部，今改爲特別區。

修詞

葉紹鈞

現在我們要討究造句用詞了。我們所有的情思，化成一句句具體的話；從表現的効力講，從使人家明瞭且感動的程度講，就有強弱、適當不適當的差異。有的時候，寫作的人並不加什麼經心，純任自然，直覺地感知當怎麼寫便怎麼寫，却果真寫到剛合恰好的地步。但是有的時候，也可特意地經心着，去發見更強更適當的造句用詞的方法。不論是出於不自覺的或是出於特意的，凡是使一句句的話達到剛合恰好的地步，我們都稱爲修詞的工夫。

修詞的工夫所擔負的，就是要一句話不只是寫了下來就算，還要使牠成爲表達這意思的最適合的一句話，要牠最妙肖；意在激刺，則使牠具有最强的激刺力；意在描摹，則使牠含着最好的生動態；……因爲要達到這些目的，往往把平常的說法改了，別用一種變格的說法。●

變格的說法有時是利用取譬的。把別一件事物來譬喻所說的事物，把別一種

動態來譬喻所說的動態，就是取譬。這因為有時我們所說及的事物是不大容易指示的，所說及的動態是不能直接描繪的，所以只有用別的、不同的事物、動態來譬喻。從此，就可以悟出取譬的條件：所取譬的雖然與所說的不同，但從某一方面看，牠們定須有極相似處，否則就失却譬喻的功用，這是一。所取譬的定須比所說的明顯而具體，這纔合於取譬的初願，否則設譬而轉入晦昧，只是無益的徒勞而已，這是二。凡能合於這兩個條件的，就是適合的好譬喻。

若問怎麼能找到這等適合的好譬喻呢？這全恃作者的想像力；而想像力又不是憑空而至的，全恃平日的觀察與體味而來。平日多為精密的觀察，深入的體味，自會見到兩件不同的事物的極相似處，兩種不同的動態的可會通處，而且以彼視此，則較為明顯而具體。於是找到適合的好譬喻了。

有的時候，我們觸事接物，彷彿覺得那些沒有知覺、情感的東西都是有知覺、情感的。有時又覺得環繞我們的境界，都被着我們的情感色彩。或者描寫人物，同時我們給所寫的境界被上人物的情感的色彩。這些也都原於想像力；說

出具體的話、寫成徵實的文句時，就改變了平常的法則^②。從事描寫時，所謂以境寫人、以境寫情、等等，就在能夠適當地使用這類的話句。

更有一種根於想像的修詞法，我們可以叫牠做夸飾，就是言過其實，涉於夸大。這要在作者的意中，先存着『差不多這樣子』的想像；而把牠寫下來時，又會使文字更具激刺和感動的力量，纔適宜用這個方法。尤當注意的，一方面要使讀者受到牠的激刺和感動，一方面又要使讀者明知其並非真實^③。惟其如此，所以與求誠不相違背，而是修詞上可用的方法。

變格的說法有時是從聯想而來的^④。因了這一件，隨伴地聯想到那一件，便不照這一件本來的說，却把聯想到的來說，這是常有的事。但從修詞的觀點講，也得有條件纔行。條件無非同前邊取譬，夸飾一樣，要更明顯，更具體，更有激刺和感動的力量，纔可以用。惟其得自作者真實的聯想，又合於增加效力的條件，就與所謂隸事、砌典不同。因為前者出於自然，後者出於強飾。出於強飾的隸事、砌典並非修詞，只是敷衍說話而已。王國維論作詞^⑤用代字，說其所以

然者，非意不足，則語不妙也。」又說，「果以是爲工，則古今類書具在，又安用詞爲耶？」最是痛切的議論。

要在語句的語氣，神情中間達出作者特殊的心情感覺，往往改變了平常的說法，這也是修詞。如待人家自己去尋思，則出以含蓄^③，語若此而意更深；不欲直捷地陳說，則出以紆婉^④，語似淡而意却摯；意在諷刺，則出以反語^⑤、舛辭；情感強烈，則出以感歎、疊語。這並非後添的做作，作者認理真確，含情懇切時，對於這等處所，都會自然地寫出個最適合的說法。

我們看了上面一些意思，可以知道從事修詞，有兩點必須注意。一點是求之於己；因爲想像、聯想、語句的語氣、神情、等等，都是我們自己的事情。又一點是估定效力；假若用了這種修詞，而並不見得達到剛合恰好的地步，並不見得是最適合的說法，那就寧可不用。現成的修詞方法很多，在所有的文篇裏都含蓄着；但是我們不該採來就用，因爲牠們是別人的。我們求之於己，我們會鑄出許多新鮮的修詞方法，是我們所獨有的。有時求索的結果，也許與別人的一樣，把

牠運用着，却就與貿然采用他人的異致。更因出於自己，又經了估計，所以也不致有陳腐、不切、等等弊病。

(選自作文論)

註(一)變格的說法 原註：『如「素月流天」一語，這「流」字就是變格說法。』

(二)這是一 原註：『史記刺客列傳載樊於期逃亡到燕國，太子丹容納了他。鞠武以爲不可。當時燕國這麼薄弱，此事又足以激起秦國欲吞之心，正如投肉引虎，以毛抵火。所以鞠武用「委肉當餓虎之蹊」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」兩語爲喻。』

(三)這是二 原註：『只看上一個例，覺得兩句譬喻，把危險的情形明顯且具體地達出來了。所以牠們是好譬喻。』

(四)就改變了平常的法則 原註：『如說：「天容愁慘」，這就把天看做有情感的東西了。從實際講，天容那有愁慘不愁慘呢？又如說「胡笳互動，牧馬悲鳴」，李陵把聲音被上自己的情感的色彩了。從實際講他那裏會知道牧馬因悲而鳴，鳴得很悲呢？』

(五)明知其並非真實 原註：『如晨報小說第一集一件小事篇，敘述一個車夫扶著受傷的老女人向巡警分駐所去，接著寫作者的感想：「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，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後影，剎時高大了，而且愈走愈大須仰時纔見。」這是夸大的說法，可使作者感到對於這「滿身灰塵的後影」的感動，同時又使讀者明知其並非真實，所以是好的修詞。』

(六)變格說法有時從聯想來的 原註：『如不說老人而說聯想到的「白頭」，不說稚子而說聯想到的「垂髫」，很可把老和幼的特點明顯且具體地達出來；類此的都可用。』

(七)論作詞 見人間詞話。

(八)含蓄 原註：『如不說「貴在能行」，而說「非知之艱，行之惟艱」，便是含蓄。』

(九)紆婉 原註：『弦高不向秦軍說：「你們將去襲取鄭國」，而說「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……」便是紆婉。』

(一〇)反語 原註：『史記滑稽列傳優孟諫楚莊王以大夫禮葬所愛馬，而說「以大夫禮葬之，薄，請以人君禮葬之」。優旃諫秦二世漆其城而說「佳哉，漆城蕩蕩，寇來不得上」。都是反語。』

黃昏的觀前街

鄭振鐸

我剛從某一個大都市歸來。那一個大都市，說得漂亮些，是鄉村的氣息較多於城市的。她比城市多了些鄉野的荒涼况味，比鄉村卻又少了些質樸自然的風趣。稀疏的幾簇住宅，到處是綠油油的菜圃，是蓬蒿沒膝的廢園，是池塘半繞的空場，是已生了荒草的瓦礫堆。晚間更是淒涼。太陽剛剛西下，街上的行人便已『寥若晨星』。在街燈如豆的黃光之下，踽踽的獨行着，瘦影顯得更長了，足音也格外的寂寥。遠處野犬，如豹的狂吠着。黑衣的警察，幽靈似的扶檯立着。在前面的重要區域裏，彷彿有『站住！』『口號！』的呼叫聲，我假如是喜歡都市生活的話，我真不會喜歡到這個地方；我假如是喜歡鄉間生活的話，我也不會喜歡到這個所在。我的天！還是趁早走了吧。（不僅是『浩然』，簡直是『凜然有歸志』了。）

歸程經過蘇州，想要下去，終於因為捨不得拋棄了車票上的未用盡的一段路